

科林斯历史探案小说

放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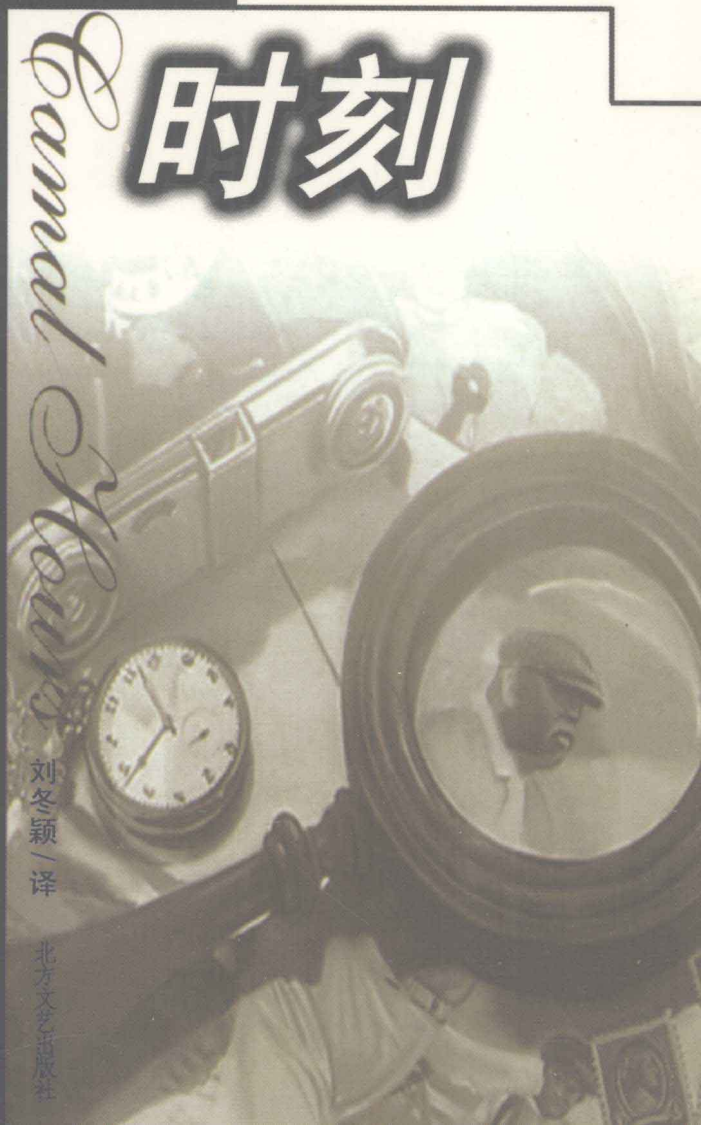
时刻

Samal Hours

刘冬颖一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THE
ASL
OHI
SIN
HTS
UAI
ON
A
N



放纵时刻

KELINSILISHITANANXIAOSHUO

马克斯·艾伦·科林斯 / 著

刘冬颖 / 译

下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第十五章

放纵时刻

我把车子开过了西苑，然后掉转车头，加速，把车子开到了乡间俱乐部的停车场上，以保证甩掉尾巴。很明显地，我甩掉了尾巴。但我从车上下来时，还是飞速地躲到一棵棕榈树后，想看看是否有人跟着我把车停在那儿。我什么也没看见。

我在观望的时候，有那么一刻感到自己特别傻，也许偶然来这儿的人会看见我：天黑得太早了，而我依然戴着太阳镜。我把太阳镜摘下来，放到了运动衬衫的口袋里。我穿着短裤，没有戴帽子，还光脚穿着凉鞋。我想我看起来更像一个游客，而不是侦探。

乡间俱乐部的沙砾停车场上只停着几辆车。我向网球场走去，大海的波涛声隆隆地传来，一股凉爽又略带潮湿的海风吹拂着树木、草地和我的头发。在黄昏的柔光下，棕榈树在灰色天空的映衬下轮廓分明。就连那些泥土，也不比鲜艳的花朵逊色，被镀上了一层天堂的光辉。那一刻我感觉特别美好，孤独但不寂寞。

在黄昏的微光下，海滩竟呈现出一种象牙般高贵、宁静的色彩，青铜色的大海是那么静穆，波浪柔和地涌动着。我双手插兜儿，站在那里凝视着这一切，想到了在这辽阔水域的那一侧，同盟国的军队正穿过西西里岛。在今天的报纸上，谈到了罗马教皇，他反对同盟国轰炸罗马——但我从报纸上摸不到一点儿头绪。

一只沙滩蟹在我站的这条小路上急速地爬过，我吓得往后跳了一下，闭上了眼睛，喘气都不敢大声了。这个坏家伙又要骚扰我了。

从玛乔丽敞开的窗户里飘来了饭、菜的香味，这把我拉回到现实中。我朝她的小屋走去，好像我是一个麻风病人，而她是一个顽皮、漂亮的女巫，正要用美味的饭菜为我治病。

我敲了一下门，便耐心地等待着，给我的女主人一点儿时间把锅盖放到热气腾腾的锅上。房门打开时，她看起来有一点紧张，头上系着一个白色的巴哈马大手帕，额头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她莞尔一笑，示意我进去。在她转身回到灶前的时候，我看见她穿了一件白色的宽松衬衫，扎了件十分不相配的白蓝格子裙子。

“太香了。”我说，确实是这样，烹调用的香料的味道是那么勾人食欲。我坐到了圆桌前，桌上铺着麻织的桌布，一束鲜花在瓶中怒放着。

“我希望你能喜欢。”她说，“我准备了一下午，主菜都很简单，可饭后甜点有点麻烦。”

望着她苗条、优美的身影在房间里忙来忙去，我想我会品尝到一份真正特别的饭后甜点了。昨晚那甜蜜的一吻还在我的记忆里萦绕着，这种对情欲的向往让我直走神，但我发誓今天晚上我要做一个绅士。玛乔丽·布里斯托尔既聪明又可爱，既文雅又脆弱，种族的鸿沟横亘在我们中间，更不要提文化的差异了。我不想让她受到任何伤害。

我也不想让自己受到伤害。友谊，再加点儿适度的调情，在这里比较合适。

“你说过永远也不会厌倦海螺肉。”她说，给我端来了一小碗鲜鱼、咸肉和洋葱煨成的开胃菜，“我都是按照你的口味做的。”

“噢，太好了，谢谢。”我说，美滋滋地尝了一口。那个汤别具风味，稠稠的，切成丁儿的土豆、西红柿和其它蔬菜还有大块的海螺肉煮在一起，香极了。

她看着我大饮大嚼的时间超过了自己品尝的时间，孩子气地看着我笑，我吃得香喷喷的也让她受到了感染。汤喝到一半时，她又端上了一盘菜，是一盘切得碎碎的、味道鲜美的鱼。

“这是鲈鱼。”

主菜是一盘烹调极佳的洋葱、番茄炒饭，里面还有一种鲜嫩的白色肉块。

“是螃蟹肉吗？”我微笑着问。

“你的敌人，”她说，“我想你十分愿意用这种方式打败它。”

我吃了一口，然后说：“它吃起来比看着感觉好多了。”

她也吃了一点儿，然后用那双深情的褐色大眼睛看着我说：“你看起来不是一个什么都怕的人，可为什么这种小动物却能让你这个大男人吓得跳起来呢？”

我耸了耸肩，喝了一口冰茶，说：“玛乔丽，别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问这个问题，过一会儿，我再告诉你好吗？”

她庄严地点了点头，眼睛低垂，盯着自己的食物，表情看上去好像受到了批评。我不希望她是这副表情。

“嘿，玛乔丽，这不是一件大事，只是因为吃饭的时候说话不礼貌，OK？”

她又微微笑了一下，“OK。”

我让她谈谈她自己和她的家庭。多年来，她的父母在本地给各种白人家庭做工。

“我爸爸……事实上，他不是我父亲。”她说，“但对我来说，他就是我父亲，我爱他。他和我妈妈结婚时，妈妈已经怀上了我，某个阔佬儿是我血缘上的父亲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我永远也不想知道。这就是我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的原因，我继承了妈妈的浅咖啡色皮肤，也有一点儿父亲的影子。这也是我们住在墙那边的原因。”

“墙那边？”

“在格兰特镇，一座混凝土墙把我们这些浅棕色人种和黑人分开了。”

“我想，你和你的亲属们的社会地位在拿骚要相对高一点儿了？”

她点了点头，“我们有一座可爱的房子，是两层

楼,虽然不通电,没有自来水,不像在西苑生活那样舒服,但对我们来说已经太好了。”

“你说你有一个弟弟,你希望他能出国读大学?”

“我还有两个姐妹,一个比我大,一个比我小。玛贝尔已经结婚了,在草编物市场工作;米丽在大英帝国殖民地旅馆当女仆。”

“我想见见她们。”

她笑了,低下头吃东西。不知何故,尽管她很坦率,也很开诚布公,但我知道,我和她的亲属见面还没有被她提上日程。

我吃完了自己的那份主菜,胃已经饱饱的了。看着正细嚼慢咽的她,对她坦诚地向我描述她自己非常感动。她和我是多么亲近呀。

“去年的这个时候,”我对她说,“我正在一个叫做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小岛上。”

她抬起了头,“我曾在报纸上看到过那个地方,你是一个军人吗?”

“一个海军陆战队员。在一次巡逻中,我和部队失去了联络,我们和日本人已经打了整整一天一夜。一枚炮弹落在了我们栖身的山洞外的沙滩上,我的一些战友当场死去了,而所有活下来的人都受伤了。这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,你明白吗?”

她庄严地点了点头,“瓜达尔卡纳尔和我们这里差不多,也是一个热带小岛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她从未笑得这么轻柔,“那里的沙滩蟹也和这里一样。”

我也笑了，敲着我吃得空空如也的盘子，“它跑过的样子就像一只分了许多手指节的棒球手套。”

“可你现在已经吃掉了它——你的敌人。”

我握住了她的手，说：“这得感谢你。”

她的手就像她的笑容一样温暖。

“现在该上饭后甜点了。”她走到烤箱那儿，戴上了一副厨房专用的手套，从烤箱里拿出了甜点，放到了两个特大号的装着奶油冻的杯子里。很快，涂抹着乳白色奶油的栗色甜点就端到了我面前。婆婆的、热腾腾的蒸汽就像一个舞蹈着的阿拉伯少女那样诱惑着我。我用勺子拨开上面的奶油，一种乳白色的液体从奶油冻里流了出来。

“是椰子汁。”她愉快地说，显然对自己的杰作很得意，“小心点儿，很烫。”

确实很烫，但它看起来实在太妙了。不过，我现在只能闻闻，它是那么甜润，带着椰子、香蕉、橘子和朗姆酒的味道。

“我用黄鸟做的。”她轻轻地闻了一下说。

“这里面还有鸟吗？”

她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，“没有！黄鸟是一种饮料，里面有香蕉汁、橘子水，再加三倍的法国无味酒和朗姆酒。我在奶油冻里放了一些。”

“你真的在西苑不做饭吗？”

“当然，厨师做得比我好多了，但她及不上我妈妈。”

饭后，我们坐在她门前的台阶上，看大海的潮水涌动，一波一波地微微发亮。我们坐得很近，但却没

有挨上。在明澈的深蓝色天空上，月亮显得那么不真实，好像坐着女巫的扫帚就能轻易到达。今晚只有几颗星星注视着我们。远方的地平线似乎没有尽头，无数的巴哈马岛屿洒落其间，无数的海滩也会像我们正面对的这个海滩一样，在今晚的月光下呈现出可爱的象牙色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对我来说，无论何时何地，这个海滩都是唯一的。

“你知道，内森，有件事让我感到很烦恼……”

“噢？是我的行为或语言冒犯你了吗？”

“不！是关于哈利先生的一些事。”

她盯着自己的膝盖，那件蓝、白格的裙子洒落到地上，自然地展开着，像一块桌布。我想，今天晚上她去浴室时一定得洗衣服了。

“哈利先生在死前一个月或更早些，看起来有点儿古怪。”

“古怪？怎么古怪？”

“他总是很警惕，好像对什么东西非常恐惧。”

我笑了，“警惕？他把房间所有的门窗都敞开着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但我感觉他以前从未像那个时候那样充满了警惕。”

“举个例子好吗？”

她叹了口气，慢慢地摇了摇头，努力地思索着，脖子上的木珠项链轻轻地发出了音乐般的声响，“一天晚上，他在一个房间里睡觉。第二天晚上，就换另一个房间。下一个晚上又到另一个房间里。总是在不同的房间睡觉。”

“哦，这可能是偶然的。我不觉得这就意味着他很警惕。”

“也许吧，可他总在枕边放一把枪——这难道还不意味着是很警惕吗？”

我站起了身，“这确实是明显地在警惕着什么，那把枪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

她耸了耸肩，说：“我不知道。在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，我在给他整理衣物时，在枕头下看见了那把枪。但在那之后，我再也没有看见过它。”

“耶稣呀，这很重要，玛乔丽。那是一把什么型号的枪？”

“噢，我对枪不了解，应该说是一点儿都不了解。”

“是左轮手枪还是自动手枪？”

“它们有什么区别？”

我简单地解释了一下。

“是左轮手枪。”她说。

“多大的？”

她想了想，用手指大约量了六英寸的宽度。

“大概是三八型的。你应该对林道普上校反映这些情况。”

“我对他说过了。”

“喔，非常感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他的警惕是在预示着灾难的到来吧？”

“很抱歉，我刚才并没有那么说。”

“这已经够好了，给这个疯狂的案件提供了很多可破解的蛛丝马迹。”我看了一下表，“快十点了。还有大约四十五分钟，我们就得去见亚瑟了。”

“好的。你想游泳吗？”

“当然想了，你这儿有备用的游泳裤吗？”

她非常愤怒地看着我说：“我像那种在自己房里放着男人的游泳用具的女孩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……”她站起身，没有听我解释，把裙子脱在沙地上，又把宽松的白上衣扬到我面前，如一只翩然的蝴蝶。

我呆呆地看着她，眼光停在她两腿间的那块神秘的暗影上。然后又欣赏她的全身——她就像是一个好色的糖果商人用奶油巧克力熔铸的一座雕像，一座最完美的女人雕像。她的胸部高耸而浑圆，既不大，也不小，是那种恰好能用手握住的。腰那么纤细，腿修长而结实，像是舞蹈演员的腿，美好地叉开着。这个可爱的女孩正背着手，手搭在臀部上，大胆地冲我笑着，“你的嘴怎么那样张着呢，内森？”除了那串木珠项链，她一丝不挂。“你还没有吃饱，很饿吗？”

然后她大笑着跳进了波浪中，伸展着四肢划水，浑圆的屁股看起来那么大。我三下五除二地脱掉了衣服，像一只螃蟹那样游到了她身边。

她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傻笑着往我身上泼水，我也还击她。月亮也在水中和我们一起嬉戏，用象牙般的光辉洗涤着她。水面漾起了一轮轮的涟漪，海水白、蓝、黑、灰不停地变幻着。她一忽潜水，一忽和我打闹，继而又像一条鱼一样向前游去。我一直跟在她后面。游了一会儿，我在水中踩水，把身子立了起来，回望海滨。真不敢相信我们已游出了那么远，可我依然能看见乡间俱乐部、西苑和她的小屋，还有枝叶伸向

天空的棕榈树。

“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不真实，”她说，“地球好像缩小成一个玩具的世界了。”

“我也一样感到了这种不真实，”我说，“可只有你是真实的。”

她微笑了一下，四肢为维持漂浮依然划动着，但这却是一个苦乐掺半的复杂的微笑，“噢，内森，我们真不该这样，我们来自于不同的世界。”

“只有一个世界，”我说，“只是环境和人群不同。有时他们会互相挑起战争，有时又会有许多美好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发生……”

这番话把她脸上的愁云吹开了，她的笑容重新甜蜜起来。她朝着海滨游回，然后让自己的身子一半浸在海水中，一半仰在沙滩上，注视着月亮，全身心沐浴其中，好像月亮只是为了她一个人才如此皎洁、美好。

我紧挨着她坐着，几乎要窒息了，她的体形可真美。

“你的身上有伤疤。”她说，并轻轻地抚摩着我的一个伤疤。

“我曾几次被枪打中。”

“是在打仗的时候吗？”

“有些是打仗时留下的，有些不是。”

“你的生活充满了危险吧？”

“有时是这样，是比其他人的工作危险。”

我按捺不住，一下把她揽在怀中，用力地亲吻着。她也回应着我，我们的舌头缠在了一起。我压到了她身上，海浪抚摩着我们。她的身体十分湿滑，一会儿

冷，一会儿热，在我的身子下充满了渴望。我把身子向下滑去……

我们开始只是轻柔地融合在一起，然后越来越猛烈地互相拥抱着。在山崩地裂的那一刻，我愉快地嘶叫着从她身体里拔出自己，把那些精华射向大海……

我们筋疲力尽地躺在被海水浸湿的沙滩上，既轻柔又热烈地拥抱着，看着天上的月亮。天空中只漂浮着几丝云彩，却毫不死板，而是极为生动。云彩好像是有热度的，似乎是在燃烧，就像白色的烟雾。我们在海浪的抚摩下，尽情地享受着这世界的美好。

如果不是她拽了一下我的胳膊，我几乎快睡着了。她拽了一下我说：“内森！该到去见亚瑟的时间了。”她跑到衣服那儿，笑着穿上了衣服。

我疲惫地站起身，走到我的衣服那儿，捡起衣服，把沙子抖落下去，穿上了。

在去雷弗德岛的路上，我把下午被警察跟踪的事对玛乔丽说了。

“你说他们昨天晚上跟踪我们了吗？”她问我，声音中充满了焦急。

“在我们开车去格兰特镇的路上吗？噢，我没有注意。”

她回身向背后的黑夜看了看，棕榈树的阴影使通往雷弗德岛开发区的无灯的路面看起来更窄了，就像一条幽暗狭窄的地道。“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在一个小巷里给他们出了点儿难题，他们可能还站在那儿，研究我画的那个粉笔圈，等着什么大

吃一惊的事出现呢。”

雷弗德岛顶端的码头就像一只伸入海中的手指，停泊着几只小船。码头的一根柱子上系着救生圈，另一根柱子上点着一盏煤油灯，给整个码头染上了一股暗淡、萧条的氛围。我们从车上下来，朝亚瑟住的小棚子走去。他的小屋就像一个稍大的室外厕所。他的自行车正靠墙支着。

“没有亮灯。”我自言自语着。

“可能亚瑟在巡逻吧。”她说，“你知道，他是这儿的管理员。”

“可能吧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”

我们走进了小屋，屋里有一把椅子、一张桌子、一个水壶，亚瑟却不在里面。

“几点钟了，内森？”

“十一点过五分，我们来晚了一会儿。我出去转一圈看看。”

“我要和你在一起。这地方让人感觉很不好。”

“别傻了。”我说。可事实上，她是对的。我后悔没带那支九毫米口径的手枪来，我把它放在行李里了。没有政府部门的许可把它带到这儿来是很危险的事，但现在我不顾一切了，至少，在两分钟前，我不会感到脖子后直冒冷汗。

我们在码头上徘徊着，几乎研究了那里的每一寸土地。我注视着停靠在码头的那些小船，想亚瑟可能正在某一条船上打盹——他这间屋子小得都没有伸手的地方。但亚瑟既没有在巡视码头，也没待在某一条船上。我们走到了码头的尽头，又折了回来，几乎

同时，我和玛乔丽下意识地回头望了一下岸边。我想我们同时看到了亚瑟，我们互相抓紧了对方的胳膊，在心里庆幸自己没有喝醉。我们尽力保持着冷静，只是呼吸都仿佛不属于自己了，因为在月亮和煤油灯的微光下，我们都清楚地看见了亚瑟：他仰躺着，四肢叉开，身子一半泡在水里，一半晾在沙滩上，就像玛乔丽和我不久前那样。

我们之间的区别在于，我和玛乔丽还活着。

我们只得把车开回玛乔丽的小屋，去打电话。我想劝她等在那里，可她坚持和我一同回去。

我们给警察局打了电话，然后就一直等在车里，直到警用报警器刺耳地、漫无目的地划过天空，黑色的警车停在沙砾空地上。亚瑟死了，再也活不过来了，他为了那件事死了，生命从他身上消失了，一切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了。

有两辆警车来得比较快，领头的那辆车是林道普上校的，麦尔岑和贝克也来了，他们的司机也穿着警察局的统一制服。

我看了一眼林道普，他穿着白天穿的那件黑色和土黄色相间的卡其布制服，头上戴着钢盔。我又把目光移到贝克和麦尔岑身上，他们正脚跟脚地在周围巡视，好像两个结伴去撒尿的小孩。

我们走到亚瑟仰躺着的地方，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却空无一物，只是盯着天上的月亮。

“我简单地检查了一遍，”我说，“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迹象，只是他的衣服散乱地聚在肩膀上，已经撕破了。”

“他是个本地人，”贝克说，“他的衣服很破，对吧？”

他可真聪明！我对他说：“我还以为你在纽约呢。”

他的上嘴唇往里抿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今天下午回来的，你好吗，黑勒？”

“我没说过我很好。下次看看我的脸再跟我打招呼。”

林道普跪在死去的管理员身边，腿一半浸在了水里，说：“他显然是被淹死的，可能是巡逻时从码头上掉下来的。”

“他的衣服可能是在他死前，在水下挣扎时被撕破的。上校，他要在这里给我一个关于哈利先生案件的重要证据，我不认为他是意外死亡。”

“什么证据？”麦尔岑懒洋洋地问，他的眼睛从金丝边眼镜后射出一股轻视的目光，那张肥胖的脸冷笑着，好像我说的证据根本不存在。

我告诉他，亚瑟要给我他看见的那条可疑的船的名字和编号，我们约好了今晚十一点在这里见面。

“有人在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在这儿靠岸了，”贝克说，“这又能怎么样呢？拿骚是一个大城市，每天都有许多船来来往往。”

“从诺亚在那场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大水中乘船逃难开始吗？你打麻药了吧？”

贝克的脸扭曲了，冲我扬起了拳头，“我听不懂你的鬼话。”

“我也听不懂你的鬼话，贝克。你不是这儿的警

官，只是个出谋划策的。你跟我说话之前好好用用你的脑子吧。”

他干笑了几声，可手却松开了，扬起的拳头也放下了。

“明天到警察局来一趟好吗，黑勒？”林道普温和地说，“我们将要办理一个官方的手续。在拿骚期间，你可以自由地行动，我们将要接管这个案子了。”

玛乔丽从我身后走了过来，说：“内森……打扰一下，我想说点儿事。”

贝克和麦尔岑转过身来，贪婪地看着她，又看了看我，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。

林道普上校说：“随便说吧，玛乔丽·布里斯托尔，我们知道，在发现尸体时，你和黑勒先生在一起。”

“当时我是和黑勒在一起。我不是有意要偷听你们的谈话……但我听你们说亚瑟淹死了。亚瑟是一个非常经验的渔民，我不相信他会在这么浅的水中淹死。”

“可如果他从码头上摔下来，玛乔丽，我想他的头部一定受了伤。”林道普解释道。

“他的头部有伤口吗？”她问。

“我们还没有把他的身子扳过来，可法医会检查的。”

“他可能喝醉了。”麦尔岑哈哈笑着说。

“他的呼吸中有酒精的味道吗？”玛乔丽问。

贝克戏剧化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林道普上校，黑勒说这次死亡事件和欧克斯的案子有关，我们就跟来了，可这一点儿关系也没有。我们还要继续听他的荒